荊川先生右編

荆川先生右編目錄

卷二十五

荊川先生右編卷二十五

都察院僉都御史毘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郡朱國禎校定

夷二

論元昊僭命　韓琦

宋仁宗寶元元年右司諫韓琦上奏

臣伏聞元昊狂謀僭命朝貢不脩輕犯天誅人神共忿陛下雖寛詒厚澤姑務懷柔其如逆狀已然必為邊患今獻策陳事者大抵不過欲朝廷選擇將帥訓

習士卒脩利戈甲營葺城隍廣蓄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乃安邊扞寇之切務也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際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為盜哉若乃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為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臣欲望陛下深惟

祖宗所謂内患者盡革而去之則陛下威德遠暢外夷𡿪視於漢唐之上元昊小醜孰能爲國家之患哉如外憂已兆内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慮非只元昊一凶而已臣切爲陛下憂之臣猥備諫員不敢箝默言涉狂直惟陛下憐其納忠貸其萬死

論斬西夏之使　　富弼

宋仁宗寶元二年直集賢院富弼上

伏聞元昊遣使全擬虜庭部伍甚雄辭禮倨亢觀其勇悍難制强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選差取其籌畫推爲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彊暴

以能揣敵情為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君察其
所叛之謀知其所求之意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
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
乖其本謀即時宣露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
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
好亂之漸豈不遠哉戎人心憚而失圖戰士必為之
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資其貿易待以雍容
重幣遣還優辭慰恤意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伏
義向化乎夫朝廷結納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
意終至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諜

之懷柔邪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他計率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優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交囘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良策召而復遣遲有何長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下辱君命之賢況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諜事若此取侮之道也臣嘗觀前史見隗囂遣將高峻據高平光武使寇恂往降之峻

令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立斬之峻即日降諸將曰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曰文者峻之腹心今者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又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直至涇州突厥遣其腹心執矢思力入朝爲覘自張形勢云百萬之兵今且至矣乃請反命帝誚之曰我先戮爾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謂我懼遂縛思力囚於門下勒兵欲戰突厥懼遂請和伏惟陛下觀寇恂唐太宗之所爲復思今日元昊殊不悔過則當誅其來使果是邪非邪機會一失不可復得

臣深念此痛惜萬萬也若事皆此類禍未可知

乞嚴邊城實關內　范仲淹

仁宗康定元年陜西都轉運使范仲淹上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沿邊儒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中府阸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切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

得飲沙漠無所獲其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保難制之勝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以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論夏賊未宜進討　范仲淹

仁宗慶曆元年仲淹爲陝西安撫使知延州上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纔爲邊患在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隄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黄世寧在保安軍逐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燭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政縣寨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令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

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內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合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它虞自劉平陷沒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衆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

主曰無戰必勝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勝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爲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俟春暖舉兵尤未爲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月久不知戰鬬之事又謂邊城無備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巳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

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不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擒其聚落如白豹之功官軍既退戎類復居狠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戎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

要害而舉之屯田營田作持久之計如此則横山一帶蕃漢人戶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逼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拆彊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論攻守二策　　范仲淹

范仲淹又改知慶州上攻守二策

臣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全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抄掠賊之巢穴隔阻河外非奇將不能襲至若寇邊常併兵來擾一

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太振兵威又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效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須遠饋久戍則軍情危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縱久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末策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思有所補而才疎迂昧終無發明今採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謂其可用亦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議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

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回赴闕

議築城據險　　范仲淹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以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川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州慶州經過道路使兵勢不安策應迂遠自來雖從攻取無招降之意據守之謀漢兵纔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

段紀明段熲也

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仝趙明以安撫之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堠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羅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鄜路軍馬易爲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臣勇夫敢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三夏大破諸羌又觀

唐馬燧引戰車行則帶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費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並就羅務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盧泉一帶蕃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戎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夫故綏州西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那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葢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

議分兵迭出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唯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户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爲限寇不深入倘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順遍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

於絕漠之外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數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舉動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出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并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

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于横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踰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

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論廟筭三事

宋仁宗時上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

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敢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乘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

不得少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
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
遇水旱之災調歛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
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决於一戰
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若兵計未知出遂求
退聽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
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
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
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
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

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借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師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

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脩六世之彊資以事胡亥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者然秦漢尤強其所難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自劉平覆沒賊鋒熾銳未嘗剉衂攻守之計未知所得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凶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

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
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衞官人粟下無
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
足於西人而巳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
須水旱耳外爲賊謀之所破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
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
運而致之漕運巳通而關東之物不克則無得而西
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
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
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

可効故爲長久之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　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

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耳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

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
襄陽梁津今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
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
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
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
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勸內帑禁錢
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
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
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速輸京師復從京師轉冐
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理入于

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

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illegible]之士尚多是人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代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畝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爭戰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用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

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克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以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乎

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
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
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
上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相糜耗而重困
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
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之田官優其
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
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
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爲法以困所爲私

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爲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無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民本農也籍而爲兵遂棄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歸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爲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路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幷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欲爲法而抑奪之

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擁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而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伍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

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耳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

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嫉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令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求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要有司變法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積貨尚安肯勉趍薄利而來耶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賈積貨也今必欲以術御商

宜盡括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利則有遑遑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其不得不從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爲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爲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

小便宜頗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滯匱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邊機軍政所疑十事　張亢

仁宗慶曆元年鄜延路都鈐轄知延州張亢

上

臣伏以太平日久人不知兵元昊反逆以來民力凋弊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敢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切謂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我之貪

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之所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阻險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謂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邇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千里遲緩環慶不下十程去秋賊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兵且千里遠闕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與將更寇別路必又如此不戰而自弊臣之所疑者二也今鄜延副總管許懷德兼環慶

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皆仮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隣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臣所疑者三也四路每路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不見成功之效且兵無所統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分兵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之教習須三年然後功成

令之用兵已三年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衂而居邊要者未知有何謀設更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安危之策未知何如臣之所疑者五也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用衝改胥吏有抄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方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皆付之不疑令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禀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

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以省
費今陝西日以增員且如制置青白塩使副招撫蕃
落使臣第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數萬
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
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宣毅等指揮久未教閱但
費軍廩無益邊備臣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
軍士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二人一如
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餘五千守城之外其餘
正兵萬五千若有事宜三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
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

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無賴之輩名挂尺籍心薄田夫夫豈無姦盜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臣狂率不可用即行降黜

論仲淹答元昊書　孫沔

仁宗慶曆元年右正言孫沔上

臣伏自前月以來聞中外言昊賊使高延德持書至延州有歸伏朝廷之意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去僭號方可納欵仍聞大臣頗有異議或言忠義可賞者或言專命可戮者此數人皆平斷天下事何是非智識

其相遠悖如是又臣察上言者多相矛盾竊以衆論紛撓以致惑亂視聽臣朝夕思之未知孰得今俱有所見揣昊賊情偽之計原邊臣得失之謀其理有三敢悉陳之萬一上合聖聰亦愚人之極慮也一者以西陲蕃戸久來貿鬻羊馬藥物歲數百萬至於米鹽飲食皆資於內地自昊賊背逆凡二年謹察邊防禁絕交易彼又驅率鬬戰殺害父子量其蕃族怨望者衆矣今忽來歸順者蓋知中國必未納其姦謀將給其族類必曰我爲爾請和通其有無朝廷未允耳此將以激怒其衆使爲邊患也二者近聞昊賊入寇涇

原騎十餘萬此亦慮我知其盡銳離於巢穴而以別路攻其不備故使延德偽來貢款而緩我鄜延一路之兵也三者范仲淹夙負時望多士歸慕今處邊任得將士心軍民受賜夷狄所聞故昊賊未測其才謀因用延德為反間以謀撓我師使疑而退黜之賊得其計矣臣又謂仲淹移書有利無害者三焉一者賊請歸疑以我不許為激衆之謀今仲淹答而許之則賊之策不得行此亦我權其利也二者賊以計緩我鄜延一路入攻之兵則我本無深討之策雖其許來之意於邊境之慮亦無害也三者賊謀撓我師而仲淹

瀋十拾
濠並

咎其書雖於軍政無損實亦月蹈危機今大臣與詞
其專命或言其可斬者若有姦謀深利此言使臧卻
之因致悖慢之言僞爲交結之意起市虎拾瀋之說
設並馬草具之事冀朝廷疑仲淹而明比有嫉害者
行可娛藥之大則受誅滅之罪小則必竄逐其身使
國家一朝失賢三軍無帥去邊地之長城開賊衆之
快此實可憂之甚者也臣又見前歲王德用被罪
黜本其事發之因亦由臣寮以讖記之言形貌之
背章奏交上何止於三使曾參被殺人之名而不得
自明也蓋德用至公之節得軍中之情有總統之望

爲遠人所知驟獲憂疑忽然廢棄使邊鄙無大將而
朝廷終不敢起德用豈非昊賊以密謀挾邪而中害
良善也今仲淹盡誠許國立義忘軀獨處遠徼不顧
危亡求之品流罕有倫擬在陛下聖哲推其本心令
得盡節則天下之幸也臣恐昊賊卽設姦計復答其
書矯陷仲淹暗合臣說則望陛下念之以辯其詐使
賢材不爲賊所欺逐則夷狄亡滅可立俟矣或曰蕃
寇小醜安有遠圖臣對曰預備則無患過慮則少失
若昊賊實欲歸款料之雖過於事無損卽如前歲賊
使六十餘人峨冠變服托以貢奉宣言僭稱之意時

宰執謀議固無異術但下詔削奪遣還而惟知制誥
吳育上言以聖朝太平既久兵戰不習乞且因而撫
之然後備邊練將以議攻取爲便當日柄臣皆請其
法令二年連陷將帥覆没兵衆豈復可以小寇待之
然欲行吳育之策而未能也况仲淹以書移賊自是
閫外事宜若昊賊因而歸順亦 國家筭事之利於朝
廷有何累哉今韓琦督戰無功敗軍殺將尚不欲黜
削恐傷國體况仲淹以計策或有得失且於事未有
大過豈宜輙加其罪諒陛下神機聖斷盡在筭中不
待言而後知也臣與琦仲淹皆故舊深知今論事之

際必盡公言決安危之計非愛憎之心也伏望陛下萬機之暇乙夜詳覽幸甚

論待西使不可太過　富弼

仁宗慶曆三年翰林侍讀學士富弼上

臣近者切聞昊賊遣其僞六宅使賀從勉齎書到闕欲議通好事頗秘密臣不知審實但外人傳說昊賊來書未肯稱臣别圖位號兼臣昨在西京閑居養疾切見傳宣下河西一路州軍排備祗候西使次第甚盛又令逐州通判就驛相看置酒管領臣甚慮事體太過必恐下邑難爲處置有失中國制馭夷狄之術

也臣又切聞西使之來非自然之意蓋契丹特遣使往河西教之令來既是元昊稟畏契丹使來貢奉元昊不敢不從卽不假怱忙可且特重與之商議縱時下未合必有後圖今來請和既不由元昊使人豈能專其可否以此思之朝廷待西使不必過當大凡措置機事在乎制之於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應臣又今日切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多既許人使僞官之稱則元昊所圖勢難止遏苟一一遂其所欲臣不知向去事體如何況臣去年兩使北虜行[illegible][illegible]事甚是分明臣前後邀勸度數頗多不能一一枚憶臣今省得再

去時與館伴劉六符所說一節臣謂六符云北朝將
來令元昊如何歸附須是却令依舊納款不可令別
有所望六符云固是如此况元昊自來稱臣於南朝
令來更待望甚定是須令納款稱臣况南朝與北朝
書云彼若翻然效順此必待之如初臣令記得上項
一節甚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再奉使過日別錄照對
方見的實向者所許北虜歲添金帛之數蓋爲令他
指揮之事初既不避張此名聲令來又却不依舊約
則是虛受前耻而不獲後效甚可痛惜也此事朝廷
須是廣爲思慮何者北虜元許却令稱臣今來自是

四六賞屋尊條其義架之語也

朝廷過有許可亦恐北虜意不欲謂元昊於中國尚不肯稱臣於我豈肯甘分則是因此致使北虜亦難制元昊元昊亦自此所圖愈大也若北虜遣使以此來問則朝廷何辭以對又慮元昊若不稱臣於朝廷則北虜必曰元昊本稱臣於南朝今元昊既於南朝不復稱臣漸為敵國則是元昊與南朝等唯我契丹獨尊矣臣謂北虜因此益熾必自喜名分聙定異日稍有釁隙緣此若有所求則未知朝廷何以待之臣旦夕思此二事將必有一焉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願朝廷且執北虜所約更加裁擇不可容易過許

則不至別生後患臣又恐延州及京師幹當事人且貪成功不爲國家思後來之患伏乞陛下與兩府臣寮深切計慮必無後悔然後從而行之則天下之幸宗社之福臣不勝懇懇之至

論廷議元昊通和事　歐陽脩

仁宗慶曆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

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算臣謂此最大事也今天下安危係之今公卿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

恩極慮唯恐廟堂之失策落夷狄之奸謀衆口紛紜互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元無異是空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講和之後不過退而休息練兵訓卒以為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之事可知蓋虜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為患轉深[illegible]及元昊稱臣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攬通和之事以為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為耳目之

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論所聞如此異同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大事必須廷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强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自用廟謀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事伏乞於使人未至之前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已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說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

必有長策以禪萬一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　歐陽脩

臣風聞朝旨欲以殿中丞任顓管伴元昊遣來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小雖云事小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係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勢未削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

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難合矣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况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來者漸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强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夷狄不爲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駁辭辯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拙之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人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

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不須尊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筭

論西賊議和利害　　歐陽脩

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乃國家大計廟堂得賢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變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不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聽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

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
賊不稱臣則虧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
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
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
臣然於後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
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
西兵大遭敗所以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
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
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吾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
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

所失不至如前後之戰是比於遄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於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

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人擬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者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者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唯西民困之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義不沮而並美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而大可防　范仲淹

仁宗慶曆三年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玷朝廷俯慙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脫身竊弄凶醜德明外示納款內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

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橫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

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

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濫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唯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舊號於彼壤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強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

未出禁止令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陜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殊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者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

進諜誘而致之非定川事後元昊有偽詔誘鎮戍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矣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始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爵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為叛逆之臣其號不可許者二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姦雄[illegible]資[illegible]曰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illegible]辭屈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

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僭禮背負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為邊患備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欺我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廝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為將來再舉之元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後强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叛之謀蓄未挫之銳而能久守

監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克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很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收戢未彰情無虞害今既爲强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

可防者三也

論元昊所上誓書　富弼

仁宗慶曆四年余靖等使契丹楊守素等和到闕邊防先以西人誓書奏上弼上奏

臣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表奏辭禮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疆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等到闕乞與婉順商議示以必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爲其恭順却於元約事外別有詰難邀勒所冀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心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自相殺伐兩有所損此朝廷之福天之所假也苟議絶和約或大段遷延不成則元昊必復與契丹合而爲患如故

此必然之理也臣料契丹必未肯與朝廷絕好余靖此去保無他虞將來若遣謝使所齎謝物不可過數苟多無益更乞深加詳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進貢事　丁度

仁宗慶曆四年度知制誥上疏

臣等切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今其來大意且言以元昊不順朝廷之故遂成興兵恐深入討伐之後元昊理難拒絕則是不從其言之請既納西人之盟得新附之小羌違久和之大虜如聞契丹屯兵甲近在邊陲萬一得書違情生忿回戈我境有以為

名失患有遲速事有輕重此朝廷不可不審度也若阻契丹而納元昊則未有素備之策絕元昊而從契丹又失綏懷之信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臣等謂宜降詔與元昊言昨許再盟蓋因契丹有書來言彼是甥舅之親朝廷久與契丹結和不欲傷鄰國之意遂議罷納今却知國中招誘契丹邊戶虜掠甥舅事大之禮遺朝廷納款之本意當須復順契丹早除嫌隙則誓詔封冊更不施行仍乞於契丹回書中言降詔與元昊若其疑遲歸順貴國則本朝許其款附若執迷不復則議絕未晚如此則於西人無食言之曲於北

鄰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惟陛下裁擇

論契丹請絕元昊貢獻事　余靖

仁宗慶曆四年同脩起居注余靖上

臣伏覩契丹人使耶律元衡今月二十四日朝見說中外臣寮但聞報西征事又知元昊欲修怨無不憂懼雖北邊事宜云征夾山部落呆兒族而契丹舉國征之事勢甚大恐似別有謀者臣切思之朝廷於西北大事前後處置失錯所以[illegible]狄[illegible]肆其憑陵今者使來必此之故切緣元昊既稱藩臣一旦僭叛招攜出討當自圖之而乃屈中國之威假契丹

之援借人之勢權在他人此謀始之失也臣去年在
虜中虜王親與臣言梁適去時云何西事了遣人來
謝及以元昊表示臣俾知元昊畏服之意又與臣言
乾元節信使回日請子細報來及臣歸朝首言此事
只緣吕夷簡病退梁適差出便乃隱諱云無此言暨
乾元節信使蕭忠孝來問館伴張錫錫終不與言元
昊事蓋次第朝廷當昊叛時則遣使告之及其和約
欲就則罔然不對必疑朝廷有異議矣此始末不同
之失也臣今月十六日曾具奏陳狀其所謀四事一
曰任邊兵二曰借邊粟三曰假數年之物四曰絕元

與丁度稍異

昊之和還度虜情在此而已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詞唯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切計之遜詞以謝北虜緩詞以欵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行之策也然臣愚慮兵之禍自此起不宜處置又有失錯令若狥北虜而絕西戎亦有兵禍納西戎而違北虜亦有兵禍二虜連謀共爲首尾之勢北入寸六内人必來拒納之間動皆有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即得其要矣必若弃元昊以爲外虞堅絕其約使北胡不能反覆而邀功此最久安之策恐謀者不能終之且元昊所以抗中國者借尊號改年名不稱

臣不奉表此其倔强之勢也今皆捨去而歸我矣三年謀之而一朝絕之及其既去北虜使至將又招之犬羊之性豈不懷忿此起兵之禍也契丹所以取重于中國者欲成和好之事專與奪之權也今西戎偃蹇而不從朝廷沈吟而不報及其使我絕之而遂興戎之桀驁之氣豈不懷怒此亦起兵之禍也然而從然必矣使我絕納皆胡人之狡謀耳臣切料北虜必曰平戎之策為舉兵之名欲邀成功以德於我若報之三天下之民一也本朝之兵尚不忍令其戰鬪以趨死傷之禍況鄰國之兵冒白刃而不憂其傷非

所以兼愛南北寍失一小蕃不可傾兄弟之國蕭偕
回日曾達此誠且未嘗乞師無煩大舉若元昊自有
釁隙違忤北朝今日出師非復預議又元昊使來每
稱北朝之意早緣名體未順難以從之近者稱本朝
正朔去羌人僭僞之號而稱臣矣只以事要久遠故
須往復商量今若事體准前固當拒絕但業已許其
每事恭順則受其來歸若求而拒之則似失信且中
國以信自守故能與四海會同儻失信於一人誰復
信其盟約若北朝怒其叛而伐之南朝因其服而捨
之共成德美亦春秋之義也虜雖貪獸困當鬭此而

[illegible]心矣雖重幣輕使以結之使其有邀功之心則必[illegible]我之患臣又聞前歲胡人解卜後幽州亦遭劫掠[illegible]物迫奪婦女發掘墳墓燕人苦之今河東近邊[illegible]突須作隄備以戒不虞臣嘗觀北胡氣陵中[illegible]拾事緒以起釁端歸於強弩相射利鏃相擊而已不可不早備也唯陛下圖之朝廷以靖言為然卽詔靖爲回謝契丹使其畧曰昔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無煩出師矧延州昨奏元昊以遣楊守素齎誓書入界儻不依初約猶可退還若盡違承則亦難却也

請早冊元昊　　余靖

宋仁宗慶曆四年九月上

與宮意同

臣竊聞國書到闕議者紛紛以不請深入爲虜中笑詞不敢與元昊誓書緩行封册之禮以觀虜變此皆游談之過也臣昨在虜中預聞書意虜主親與臣言如行封册之請遣使深入軍前恐契丹軍馬到彼誤有殺傷即別無微意臣又詳觀二虜形勢唯有速行封册使元昊得以專力東向與契丹爭鋒二虜兵連不解此最中國之利設若二虜交兵雖有勝負契丹不能止我之和謀已先定故也假如契丹戰勝元昊伏罪則我與元昊通和契丹自以爲功又如契丹戰敗則我與元昊通和在前自非觀望加以契丹意在

讎賽元昊豈復妄怨於我此皆理之必然者也儻或
朝廷懷猶豫之意謀不早定則事久變生非我之利
切以元昊天性凶狡非獨今日知之且以契丹強盛
尚敢侮慢況於中國數戰屢勝徒誘於利乃肯和耳
豈是心服若知我逗遛以待其變則翻然屈伏於契
丹而專力肆忿為患於我未必輕於契丹也臣之愚
慮以謂封冊元昊在二虜勝負未分以前則元昊有
以為恩契丹無以為詞今若謀慮未定二虜交兵萬
一契丹戰敗而遣使以堅來止我之和則何詞以拒之
不如先降勅命差定夏國封冊使俾其知之以堅西

賊之心專敵北虜此則鬬二虜之策也惟早圖之從

請言仍令延州先移文夏人十月始降誓詔

論西北議和有大憂大利　　韓琦

仁宗慶曆五年樞密副使韓琦上

臣伏見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為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畧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制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以絕在邊和市上

下困乏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五萬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强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日我之邊備稍弛則必有大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遂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兒例乞封冊襲替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吏人語云往河西彼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耳若議棄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踐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

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力以得天下歲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虜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灾則患生腹心不獨在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非契丹自恃強盛意欲并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犬羊之性忻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待釁之時也若能內緝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斃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

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復陳陝西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屯鳳翔府逐路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路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

有事宜不得輙抽動其徙屯兵馬處知州才望輕者
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粮土兵請委逐路帥臣
相度歲分兩番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唯減節
邊上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緣西州軍經南郊賞
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適陜西宣撫則
又有軍閒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陜西亦別無
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近
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况閒里切發自
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
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减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塡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輕蠹財用陜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乞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减而經費可給也

論西邊可攻四事　歐陽脩

英宗治平二年參知政事歐陽脩上

臣伏見諒祚狂僣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本愚庸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候見形而

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謹具條陳庶裨萬
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
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
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
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翦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
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狀唯以恩信
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
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
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
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匱民弊如此數年元昊

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者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切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

西人脩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愚不識干戈
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
之虜也其包蓄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
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日反書來上然後茫
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
敗而無勝也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
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閒
人謀漸得武備漸脩似可枝梧矣然天下已困所以
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
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脩緝

不若往年之懸額也土兵落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粱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集點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

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稟謀祚君臣猷於
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
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
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
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戎狄變
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
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於束手此前日
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
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
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

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聚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

也臣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粮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於東則別出其西

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
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
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
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
相爲謀不審蓋欲攻䵣虜方强之國不先以謀困之
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
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果故能動而
有成功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
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
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路番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

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地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為宜先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為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粮常具其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籍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言者大畧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

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耳

乞留意邊事　司馬光

英宗治平元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上

臣切見近年以來趙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内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招誘中國不逞之人熟戶蕃部聞其亡命叛去反與潛交通者已爲不少而朝廷不能一一盡知也其熟戶蕃部有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馬公行殺掠弓箭手有住在沿邊者諒祚皆逼逐使入界將帥之臣但坐而視不能

救援遂使其餘熟戶皆畏憚況成怨憤中國人人各
有離叛之心及朝廷遣使賫詔責問諒祚拒而不納
縱有所荅皆侮慢欺罔之辭朝廷亦隱忍含容不復
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以驚動邊鄙而將帥之臣率
多懦怯別無才謀以折衝禦侮只多聚兵馬以自衛
其身一路有警三路皆聳晝夜[illegible]下番兵士
置在麾下使之虛食粮草數月之後[illegible]影響然後
遣還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抽去如此往還疲於
道路訖無一事曾有施爲臣雖愚駑不習邊事切以
私意料之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無

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也其所以招誘不逞之人者欲以采訪中國虛實之事平居則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誘脅熟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東方客軍皆不足畏唯熟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鬭若先事剪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之時通行無礙也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旣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凡此事若不早爲之慮使姦謀得成切恐其爲國家之患不可量也臣謂朝廷宜

宵衣旰食以爲深憂而但見其遣使奉貢即以爲臣節未虧得其侮玩之語以爲恭順得其欺慢之語以爲誠實蓋朝廷非不知其本心欲其未發止求目前之暫安不顧異時之深患臣日夜思之不勝憤悒何戎狄爲謀之深而中國慮事之淺也臣愚伏望陛下於邊鄙之事常留聖心特降詔書明諭中外應文武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陣知軍中利害及戎狄情偽者並許上書自言陛下勿以其人官職之疎賤及文辭之鄙惡一一略加省覽擇其道理稍長者皆賜召對從容訪問以即日治兵禦戎之策何得何失

如何處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有可取者即爲施行仍記録其姓名置於左右然後選其中勇略殊衆者擢爲將帥若能稱職有功則勸之以爵賞昏懦敗事則威之以刑誅加以選練士卒留精去冗申明階級之法抑揚驕惰之氣誠能如此行之不懈數年之後彼將帥得人士卒用命然後惟陛下之所爲雖北取幽薊西取銀夏恢復漢唐之疆土亦不足爲難況但守今日之封略制戎狄之侵侮豈不沛然有餘裕哉

荅詔問西事　范純仁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純仁之慶州召入具奏乞賜宣召上殿面呈邊事奏入太皇太后遣

中使賫封手詔賜純仁及呂大防令條具措置守禦純仁上奏

勘會夏國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吊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遺物今者又復遣使入朝謝恩使人比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戎情狡獪未測其誠心何如耳如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并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久在西塞深曉邊情當此宜罄嘉謀輔予憂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者臣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其國上下之人

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之初聖政日新凡有不便
於民者皆爲蠲除每詔令一下民間讙呼鼓舞以至
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于夷狄又邊
上臣寮亦多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以此夏國必謂
朝廷待之異於前時所以遣使入慰探朝廷之意朝
廷待其初來之意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以至累
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其意應爲前來
朝廷拒之大峻却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
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願選擇押伴臣寮使與
推誠語論因而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捨已從

人之德彼必有所對荅則夷狄之情亦可測見若有願和之意則可令作押伴臣察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西界宜若夏國盡底納與朝廷聞朝廷待將虜到生口賜還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應變其應副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入貢蒙朝廷不允則可荅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無可荅則已又延州趙卨宣布此意其肯遂生靈及來請地則可曠然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猾難測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

在界上即却將向來所得邊地及城寨內外有居漢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勾集前後虜到夏國人口亦在界上先且立定誓表須約日數兩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捨有名於國威無損其有向來所得邊地雖是建立城寨其間實有孤絕不易應接供饋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邊事難息若却換得廢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陛下聖德超越古今為中國無窮之利矣若趙禼論意不肯換易及換易之後尚較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戒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為如此則我直彼曲我

逸彼勞我直彼曲則人神共怒滅亡可待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所有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間合有意度節次更委趙卨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槩仰荅聖問未能詳盡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得以粗陳更在陛下擇而行之天下幸甚臣所知邊事只熟知環慶及粗知鄜延其他路分非臣所知臣今所陳乃王體當然為萬世之法非一時之利害也又其宣布意度及換易事節先須只作押伴臣寮及帥臣意度者務恐戎人萬一於應對之間失禮不遜則於朝廷無損又將來夏人回日

必有恭詔便可獎諭其累次遣使恭順及喻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之意

答詔問西事　呂大防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吏部尚書呂大防上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為夷狄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詐惟朝廷御得其道亦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之體不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略可見矣羌人重於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人之衆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寡謀敗

事使此虜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在
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甚未足以爲美虜之無能爲
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虜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
至於三四不能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擴斥甚廣雖
一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既益堅虜
望亦絶此虜之無能爲二也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
既死而秉常已亡則内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
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不早布誠款者蓋
苟欲覰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臣愚計切聞虜
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其來使令

主上嗣登寶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僞矣又詔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戍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威直廟算之遠慮然臣猶謂棄之不止弱國威而已又有取侮於西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況蘭州西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盜有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

將會州之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進
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虜情而爲議和
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
力以供饋臣愚以紅蘭之地皆極塞美田增招民兵
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
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
供饋之費如以爲可即乞下臣條析仔細利害又詔
問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愚以爲今日
邊計唯擇將帥爲先轉運使爲次其他施設皆可取
辦伏聞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

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爲西人畏之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陝西五路宜擇武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爲之統帥其次以爲將佐又擇公正强明之臣以爲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屬官脩邊之城專事守討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內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爲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

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論禦戎之要　　范育

哲宗元祐五年知熙州范育上

臣竊以禦戎之要防患在於無形制勝在於未然患至而後圖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後求勝未有不敗者也臣觀本路有無形之患其端已見其憂甚大臣蒙朝廷假以方面之寄容身自謀依違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貽朝廷憂下為一方害則臣上負明主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極陳其說臣伏見近朝廷詔本

路與夏人分畫疆界依綏德例非所賜城寨外以二十里爲界通遠軍定西通西榆木等寨朝廷指揮授邊抵照取直西人執以逐寨外取二十里蘭州質孤勝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據之計本路按視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爲非舊堡塞要自龕谷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從夏人之請則於本路邊面形勢有無窮之大害若不從夏人必起兵爭占有害今日和議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請陳其故蓋定西北與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處則賊境在東若皆取二十里則今日所弃邊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

已數百千戶失膏腴之地數千畝又定西孤絕賊兵可從中斷其歸路其勢決不可守則通遠之邊面所屢不啻數十里而賊兵每出可至通遠通遠受敵則熙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蘭州向稱膏腴如川地五十餘頃皆膏腴上田有水田可以灌溉其收畝數斛無慮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已千有餘人若從龕谷二十里爲界則二堡之地皆不可耕蘭州捨此北距河南介山東西境壤無餘其耕種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貴費日益廣又況賊兵一出則立至州

之西野增兵備無時而已豈不危哉此所謂從夏人之請於本路邊面有無窮之大患者也臣訪聞定西一帶川原廣濶昔花麻所居西亦夏人置倉以積谷質孤勝如川僞號御莊自歸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會州之境地瘠人貧未嘗一日不回思其地又臨夏人常使北方之人自謀爭奪之計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畫首領與邊臣議論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數萬屯於境上時出遊騎道不遜之語度其意蓋將必爭而後已雖至於用兵廢絕和事皆且不顧此所謂不從其請將見兵拏而不解未有可息

之費者也以臣計之不與則用兵雖遠而患小蓋在
邊有易守之形也與之則用兵雖緩而患大蓋在邊
有難安之勢也然此二者不可不慮也臣請終言之
切聞青唐阿里骨昔以篡國得朝廷既行封爵常與
夏賊伺謀寇邊賴朝廷威斷邊將出兵生擒鬼章斷
河橋以挫其鋒遂寢姦謀納質効順息數歲之邊患
今聞阿里骨常疑其下有怨懟之謀日謀求欲易置
首領且與夏賊結約甚懽遣人往夏國請其與漢和
激其用兵之意蓋夷狄氣類既同其嗜欲既一犬羊
之黨勢必相爲而又阿里骨篡於前梁乙逋篡於後

昔也相視而成其謀今也同心而濟其惡理必然也臣恐二賊締交夏賊出兵通遠金城之郊本路嚴兵以禦之里賊又出兵河岷之郊則本路分兵而力不給朝廷方且益發兵增備不知幾何而止也商者不得安於途耕者不得安於野則所仰之粟不知幾何而足五州之境邊面二千餘里二賊據背腹歲歲不可虛備一日不可減兵備其東則西出備其南則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敵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兵則五州之勢岌岌乎皆有動搖之憂又况萬有一至於敗撓而不可支可不慮哉此臣所謂無形之大

患可爲朝廷之憂者也以臣愚計欲防此未形之患
必制勝未然之術臣願朝廷垂聽無忽臣昨累經畫
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賜俞允近阿里骨再召温溪
心愈懷疑懼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殺圭落族四人錮
其囚首及勾隴逋喬家族首領徒杓六心族其人戶
不從遂拘執首酋致有五百餘戶走入河州界約攔
未去自朝廷除結嘪捉鎮州刺史勾往青唐拘留不
還又勾界邊厮波結亦留青唐其國人携二酋長憂
懼愈甚於前又近探得阿里骨病甚或云死匿喪不
發欲踵前日篡董氊之迹此逆酋之暴虐與人情之

怨叛較然可見矣臣覩夏賊之邈川地近而形勢便
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兩地之動息夏人知之固熟
使以乙逋始篡及疆議未決故遲遲計未發耳使其
志得謀行移兵以舉邈川併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
爲西邊大患臣前日已嘗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
賊方且合謀爲患如臣所陳其勢必矣臣又聞古人
善爲謀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本路欲與夏
人交議地界當賊兵之鋒而爭口舌之勝臣未見其
可也不若緩其所當爭而出其所未發先爲之計發
夏賊之謀而絕其交乘青唐之變而定其國用臣前

策納趙醇忠繼董氈後醇忠旣立忠順戴漢因撫諸
酋悉皆内向則二賊之交絕矣董氈繼世人心皆服
厖亂旣除國内舉安則青唐之變定矣夏賊失青唐
之援則有背腹之憂本路得邈川歸順則有形勢之
利彼之所恃者復在我吾之所患者復往彼如此則
區區之夏賊將假息於巢穴而不敢窺吾邊鄙通遠
金城之疆錫之則爲朝廷之德不與則不敢爭吾兵
不用而可以制夏賊之猖獗平西賊之禍亂威行萬
里義服四夷雖唐虞三代之禦戎不過是矣將見本
路州民有臥鼓息鋒之安趣耕稼而成樂俗矣復何

邊患之憂哉此所謂制勝於未然之術也臣伏思朝廷大計務欲安邊息民不用兵革臣爲此謀其始唯護趙醇忠假兵力因其人心助其聲勢過此以往更不煩兵其津遣趙醇忠鎮撫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賜可乞別具條析開奏頃臣雖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盡事理朝廷若行詰問却致往復已依近降朝旨選差本司幹當公事种朴乘遞馬赴闕詣三省樞密院稟議去訖伏乞朝廷檢會臣累狀及今奏事理早賜處置指揮

論討瀘夷調兵之害　文彥博

仁宗時慶曆七年樞密使文彥博上

臣今覩梓州路奏稱淯井監夷人作過事體不小乞依慶曆四年例於秦鳳路差撥兵馬赴本路救應事臣勘會慶曆四年夏瀘州界夷人作過是時臣任秦鳳路都部署經畧等使准朝旨令臣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救應臣以秦州去戎瀘四十餘程地遠必赴救不及在有拖曳兵甲臣雖知不便當時以朝旨丁寧不敢稽留具議遂發禁軍兩指揮赴瀘州未及中路夷人果以退去其上件兩指揮兵士只到遂州駐泊是時川界州軍見此兵士經過人情頗亦驚恐兼

爲遂州官吏不曉軍政不能平心撫馭動有猜疑幾
至生事臣知益州日體此舉動之失曾具利害擘畫
聞奏以謂戎瀘此小夷人作過只是本處白艻子弟
及寧遠兵士自可禦遏若賊勢稍大則計會梓夔益
利兩路就近差那兵甲可以討擊蓋蠢爾小蠻來則
禦之不可窮其窟穴豈煩遠自秦鳳興師空自勞弊
兼恐別有驚擾況嘉眉州皆是益州鈐轄司屯兵之
處若發兵救應乘舟下水不三四日便至瀘州赴救
之勢最爲神速臣之奏章必在樞府可以復視伏乞
更不自秦鳳發兵只令速計會益州鈐轄司相度量

差兵甲由水路赴瀘州策應尤爲允當

論擒鬼章

蘇軾

哲宗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上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一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歲

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疋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三十萬緡使五六至五七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貧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斬䤗取舍在

我使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
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
西蕃鮮侁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
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
年衆定迺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
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
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矣
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
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
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

禮各以一近上使頒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

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兇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廷降詔諸路勑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既聞鬼章之捷或有漸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

和撫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偷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敕議撫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卻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待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卻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人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

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而有後計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特欲邊患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謂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

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𨒂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　蘇軾

哲宗元祐四年上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

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鬭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

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王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擇召陝西轉運使一員

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illegible]
又竊聞朝論謂兒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陛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縶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兒章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徙使其臣子首亂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兒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

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冦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愉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永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盗相疑而不

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忌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蕃部蒙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親[illegible]若其生還其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illegible]在西羌之患惟恐解讐結盟若所在爲[illegible]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illegible]

請勦文州夷　　范成大

孝宗時敷文閣待制四川置制使范成大奏

臣伏見西蜀沿邊蠻夷自政和以前雖時有侵犯邊境當時朝廷鮮曾容貸旋即舉兵問罪固未必皆有大功然夷人終是畏憚不敢無時輕發比年以來如戎瀘府路嘉黎雅三州等處屢有邊事時議以外衞大數姑務含忍又以方市戰馬不欲阻絶夷人狃習謂中國終不能報復來則有虜掠之利退則無追躡之憂甚者反得犒賞財物過於未叛之時是以泰然無所顧忌蜀之諸邊蓋未嘗得數歲無事邇者利州西路文州界外有蕃部侵犯寨堡殺掠人兵訪聞常

年如此官司毎是隱忍蔽覆終於和斷而巳契勘今
來作過蕃部據邊吏張皇關申其衆亦不過三四百
人初無雄傑酋長爲之謀又無堅甲利兵爲之用國
家屯戍大軍密邇其處蕞爾小蕃乃敢跳踉如此者
政以習見近事故也若不惜暫勞小費併力討蕩期
於不貸則豈獨文州蕃戎讋懼其他種落自此懲創
知中國不可輕犯此西陲數十年安靜之長筭也臣
巳榜下文州止告諭非作過蕃部且許自通貿易以
觧散其締結又聞蕃寇之來稍不得利即依林菁以
自固官軍深入易落姦便臣亦巳行下乘風焚山嚴

兵清野徐用鄉道擣其巢穴惟是議者或以爲文州係買馬地分恐不即和斷或至隔阻臣再三詢究茶馬司所買馬數文州不當十之一二又其品凡下非宕昌比兼今來作過主首止是一族雖加攻討自不妨餘族互市政使緣此而所買馬數少減於常年權邊防利害之輕重亦恐自有先後緩急之序或又謂朝廷方以備北虜爲急此等癬疥合且姑息臣竊謂不然大敵未平尤當先除腹心之患諸葛亮豈一日忘中原哉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定南中者蓋出此也不然方今關外寧肅而蠻夷敢擾動如此使岐

雍有警則此等寬何侵寇將何所不至臣暫此攝事
實有不敢以苟紓歲月爲心而妄爲西土晝息肩之
策若萬分有一偶合睿旨欲乞出自聖斷更賜行下
興州都統制吳挺廣設方畧討蕩施行其措置催督
之類臣雖庸愚不敢不任其責所有文州數百匹之
馬或不及歲額亦乞暫寘度外俾邊防安靜不患馬
額之不復臣區區狂率干犯天威伏地戰越